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敬兩

月軒谿

文川文

集集集

四庫明人文集叢刊

四庫明人文集叢刊

曹月川集

敬軒文集

兩谿文集

(明)曹端撰
(明)薛瑄編

(明)劉球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四庫明人文集叢刊

曹月川集

(明)曹端撰

敬軒文集

(明)薛瑄撰 張鼎編

兩駘文集

(明)劉球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此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2.875 插頁4頁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1—500

ISBN 7-5325-1162-6

I 553 定價 29.25 元

出 版 說 明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收錄明代各個重要時期的二三百二十二位作家的近三百種詩文集。現據文淵閣本全部匯編成《四庫明人文集叢刊》。

這套叢刊所收文集作者，既有蜚聲文壇的衆多著名文學家，也有活躍在政治、學術等領域的重要人物，他們的詩文集涉及到明代社會的各個方面，是研究明代的原始資料或重要參考書。《四庫全書》編修者為每種文集撰寫提要，評介作者、內容及版本等，亦有參考價值，今一併附載。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本册目次

兩 敬 附 曹
谿 軒 月

文 文 川

集 集 錄 集

明	清明	張伯	曹
劉	張薛	行端	端撰
球撰	鼎撰	輯	一
.....
四〇三	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曹月川集

雜著

夜行燭

家規解略

語錄

錄粹

文

欽定四庫全書

曹月川集

夜行燭序

四書詳說序

存疑錄序

儒家宗統譜序

太極圖說述解序

辨戾序

家規輯略序

詩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曹月川集目錄

別集類五 明

戒酒

兄弟

續家訓

誠子孫

典試陝西

氣化

形化

死生

欽定四庫全書

輪迴

太極圖說贊

月川文輝圖

附

諸儒評論

年譜

臣等謹案曹月川集一卷明曹端撰端有太

極圓說述解諸書已別著錄明初理學以端

與薛瑄為最薛瑄詩文集及讀書錄等皆傳
于世而端之遺書散佚或盡其集亦不復存
此本為

國朝儀封張伯行哀輯而成首以夜行燭次家
規輯畧次語錄次錄輯次序七篇爲次詩十五

首夜行燭家規二序不冠本書而別移於後

詩之中間以太極圖說贊一篇皆非體例蓋編
次者誤也未附諸儒評語及張信民所纂年

欽定四庫全書

譜端詩皆擊壤集派殊不入格文亦質直朴

素不以韻句爲工然人品既已醇正學問又

復篤實直抒所見皆根柢要固未可遽以音

律求以藻采況殘編斷帙拾于故失之餘

固儒者所宜寶貴矣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

校上

總纂官陸錫熊監修孫士毅

總校官曹 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曹月川集

明 曹端 撰

雜著

夜行燭

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步而不敢忘孝焉余我家嚴行在孝道常患不及故端欽定四庫全書

畧述聖賢明孝之格言以告之

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經禮之尤重者也若或男女無別則與禽獸無異所以古之君子必嚴内外之分以謹男女之別故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如此

儒家之禮原出於天地而制成於聖人故自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自孔子而下明之者亦非一人矣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後釋迦老聃之書本無齊繼之論

而梁武宋徽之君乃妄為齊禪之說故武儀臺城而徽流落於金將求冥福俱遭顯禍誠萬世之明鑒也柰何人不知戒踵謬成俗流至於今可勝痛哉然出俗超凡何代無人宋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元許魯齋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二氏士大夫家因以為俗四方聞風亦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而却其俗焉以二先生為法母曰我下愚也豈敢倣大賢之所為哉孟子不曰人皆可以欽定四庫全書

為堯舜況程許乎葬家詩曰葬家風水果何由舉世滔滔苦信求我道如依風水說陰陽個個做王侯

初請家嚴除淫祀祭祖先時觴日之牛吹雲之火所在成羣愚問之曰或有一人將父母不養以致流落在外尋覓過日其子在家殺羊造酒吹彈歌舞請宴外來賓客醉飽連日其父母悲泣而歸探墻而望不得其門而入又復悲泣而去此子何如衆曰自家父母不養却養外人正孔子所謂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者也豈非

性德性禮忤逆不孝之甚者乎端曰今日把自家祖宗父母都不祭祀却將外神他鬼畫影圖形在家祭獻又去外面享賽某廟某神與此人何異衆人皆慚服自是不復非議

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者皆足以速禍敗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所以古之君子切以此戒焉

古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

欽定四庫全書

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公藝問其所以睦族之道公藝取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下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率卒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上善之賜之緣帛吾家倘欲以雍睦傳世上為祖宗出色下為子孫垂訓當以張氏為法母曰我惡人也豈敢做好人哉

酒乃亂性之物速禍之萌也所以聖人深惡之而切以

為戒焉是故禹以惡旨酒而興夏四百年之祀而桀以荒湛於酒而亡之湯以不崇飲而興商六百年之祀而紂以荒湛於酒而亡之其餘以酒而傾敗者歷歷皆可紀而難以紙筆盡也君子聞之可不寒心哉

受諫之道有消惡長善之功乃出禍入福之門也夫君有孚臣君之福也父有孚子父之福也兄有孚弟兄之福也士有孚友士之福也成湯知此從諫弗咷唐太宗知此納諫如流子路知此聞過則喜此所以皆

欽定四庫全書

成聖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若夏桀無道龍逢諫而死而夏亡商紂無道比干諫而死而商亡吳不聽伍子胥之諫而為越所滅可勝痛哉

俗語云家有一輩子勝有萬年糧能諫爭於親本孝道之事今以能保親於無過之地則能全家於無禍之樂所以摘於明孝之篇而續於受諫之下庶使脉絡貫通而上下兩便於觀覽云

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以進諫為心也且先意承志諭

父母於道者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聲諫父
母於善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曰父頑
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
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

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兄弟本一氣而分形乃同
胞共乳是則舉世之人豈有如兄弟之至親哉今人多
昵妻子之愛忘兄弟之親小則閭牆鬭狠大則分門割
戶側目相視如讐如敵切齒相恨如狼如虎傷一氣之

和為衆人之恥惟我家嚴深惡於此端請畧述古人明
兄弟之親破流俗之惑者以為垂訓之助云

端嘗於兄弟聚會之時從容言曰兄弟天合者也夫妻
人合者也今人有兄弟分居未聞有夫婦分居者焉是
則疎天合而親人合者也豈非惑之甚哉然其妻果有
貞靜專一之德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猶與兄弟有輕重
親疎之不同况無禮無義不貞不節之婦夫死而又適
他人不惟玷已之身又且辱夫之行有識君子何若與

兄與弟相親相愛以篤吾天合之好生則同樂於一門
之內死則同樂於一墳之中豈不美乎況人之死生離
合朝不慮夕古人言人活一世七十稀且以七十為期
除幼小無知及疾病違離外兄弟齊會同歡不能以十
年況未及七十而死者乎且家嚴兄弟四人今止有一
人在咱兄弟六人明年今日未知誰在因作詩以諷之
辭雖鄙野心則真誠念之哉

人於患難之中則內而宗族外而鄉里皆來憂恤及事

平之後則各私其私各利其利而忘宗族鄉里之情或
頭畜相侵或財物相虧輒生暴怒或相歐罵或相告訐
或相屠戮原其所以皆由不知宗族之情鄉里之義苟
或知之則相親相愛惟恐無日奚暇爭競哉且螻蟻微
物也一穴之官與衆居之一拳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
食與衆聚之一虫之體與衆共之可以人為萬物之靈
而不如蟻子之知義乎

成家之計莫先於教子孫為善此我家嚴之常言也端

講畧遠古人訓誠子孫之格言以告之不惟少裨家嚴
之教又將使後之子孫有繼志述事之孝者知所先焉

禍福本善惡之應也世人不知為善以致福改惡以避
禍而專務誦神佞佛以為可以滅罪資福殊不知誦佞
獲罪於天不能資福又將速於禍焉

惟德動天善不可不修於身惟天眷德善不可不傳於
後今人雖有愛子孫之心而不知愛子孫之道但惟以
私利愛之而已而不知私利之愛乃趨火赴淵之等覆

欽定四庫全書

曹月川集

十一

宗絕嗣之計也家嚴明見此理故常訓於家曰修身止
止一身休要為兒孫後代留此保愛子孫之心也

或曰佛老之道清淨如此固非凡俗之所及今子不惡
凡俗而惡佛老何也端應之曰易云天地感而萬物化
生佛老以不夫婦為清淨則天地不如佛老之清淨矣
然使天地如佛老之清淨則陽自陽而陰自陰上下蕭
然常如隆寒之時矣萬物何自而生哉萬物不生則吾
族固無矣彼佛老之徒亦能自有乎且萬物生於天地

而各具一天地生生之理故有胎者焉有卵者焉有勾

者焉有甲者焉原其所以莫非陰陽造化之道也是故

聖人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而不窮此所謂
參天地而費化育也且伏羲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

婦則十五世之傳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年之祀得乎神

農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八代之傳五百二十
年之祀得乎黃帝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五帝

夏后氏三十三主之傳九百二十三年之祀得乎成湯

欽定四庫全書

曹月川集

1243-6

也文武也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六百二十九
年之商八百六十九年之周自誰傳耶高祖也太宗也
肯為佛老之清淨而不夫婦則四百二十五年之漢二
百八十九年之唐自誰興耶又如自今而後男皆如佛
老之清淨而不求其室女皆如佛老之清淨而不求其
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類有耶無耶傳曰有天地然後
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

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而佛老只是一箇不夫婦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滅盡矣區區慈悲不殺清淨不擾夫何補哉

家規輯畧

子孫入祠堂當正衣冠即如祖考之在上不得嬉笑對語疾步晨昏皆當致恭而退

撤常祫田五十畝別蓄其租專充祭祀之費其田券印

欽定四庫全書

某郡某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亦當勒石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保守有言質鬻者以不孝論子孫母習更胥母為僧道母狎屠暨以壞亂心術當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幾有成

子孫不得修建異端祠宇粧塑土木形像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眉壯者惟許少飲亦不宜

沈酗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笞之若奉延賓客

惟務誠實不必強人以酒

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不慎則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增拓產業彼則出于不得已吾則欲為子孫悠久之計

當體究果直幾繪盡數還足不可與駢僧文謀潛萌侵人利己之心否則天道好還縱得之必失之矣立券極

務分明不可以物貨遺貿相準或有欠者後當索償又不可以秋稅暗附他人之籍使人陪輸官府積禍非輕親端饋送一年一度非常弔慶則不拘此切不可過奢

欽定四庫全書

又不可視貧而加薄視富而加厚女子適人若有外孫彌月之禮唯首生者與之餘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往慰問之

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出就外傳見燈不許入中門入者笞之

禁杵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惑心志廢事敗家

子弟未冠學業未成不得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以資

惟務誠實不必強人以酒

於勤苦抑欲其識鑿鹽之味

里黨瘠病疾痛吾子孫當深念之彼不自給况望其餽送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受進者必受天殃

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鄰族疾病其症章章可驗如瘧

瘧癰癥之類施藥與之更須診察寒熱虛實不可慢易

此外不可妄與恐致悞人

橋圮路淖子孫倘有餘資當助修治以便行客或遇隆

暑又當於通衢設湯茗一二處以濟渴者自六月朔至

欽定四庫全書

八月朔止

立義塚一所鄉鄰死亡委無子孫者與給櫬橫埋之其

縲寡孤獨果無以自存者時周給之

拯救宗族里黨一應等物令監視真推仁簿逐項書之

慶終於家長前會算其或沽名失實及執文不肯支者

天必絕之此吾奉奉真切之言不可不謹不可不慎

諸婦夫死有能持節守義而終身不願再嫁者主父主

母當厚恤養以全其志母使失所遺者必受天殃

女子有作非為犯淫狎者與之刀繩閉于牛驢房聽其

自死其母不容者出之其父不容者陳于官而放絕之

仍告于祠堂于宗圖上削其名死生不許入祠堂既放

而悔改容死其女者復之

子弟年十六歲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一經正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弟若先能

則先冠以媿之

凡為童子以事長為事給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

欽定四庫全書

皆所以別成人教遜弟也

擇配必於男女十四五以上方見賢愚否則必有後悔

葬埋之法當用趙忠敏公族葬之圖左昭右穆以世為

列不可淆亂

牛之耕田狗之防寇有功于人深所嘗念吾家所畜牛

狗有三年以上之功者死則埋之其調良異常者不拘三年之例

子弟切不可于山野放火延燒林木傷害禽鳥有失仁

心違者天必不佑
鄰里有遇水火賊盜當盡赴救不可坐視否則天必禍之

語錄

人性本善而感動則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為善其不中節者為惡

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分明方始有益一毫相離則學非其學而德非其德矣

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言非禮之色不得接吾耳目則無以侵撓於內而天理寧矣

凡人之言躁妄最害事躁屬氣妄屬欲發言之際能抑制之不為氣所動故心寧靜不為欲所分故心專一活潑潑地只是不滯於一隅大較不要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平平正正處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朱子曰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又曰風如天相似不住

旋轉今此處無風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邊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亦可見按二說不合邵子曰火為風註云風者火氣所化程子謂風自火出火熾則風

生蓋風自是天地造化發育之其實五行之火之氣之流行也其大小疾徐動則由其屈伸消長之理耳亦猶水之潮汐有大小緩急進退易曰風以散之撓萬物者莫疾年風樂記云八風從律而不姦疏曰八風八方之風律十二月之律距冬至夜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

欽定四庫全書

音韻集

音韻集

音韻集

音韻集

音韻集

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衆也云云可知先儒云聖人臨喪自有食不下咽之意吊哭一日之内自不能歌蓋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違寒暖也須漸過去故哭之日自不能遽忘其哀而驪歌之學者法而勉之足養忠厚之心

聖人疏食水飲肱枕而樂視不義富貴如浮雲有無漠然無所動其中正如箇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乘矣蓋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

流行天地間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

成家之計莫先於教子孫為善

鄭氏子弟未冠學業未成不得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

資勤苦抑欲識養鹽之味

忠臣之心惟恐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君之無欲

克己復禮為仁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孔傳

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傳不一旨歟蓋一

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全是一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五

何不一之有

所謂已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

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為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傳

蓋不出乎此矣

南容免於刑戮只是不輕言妄動取禍當言而言雖箕

子之因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而折廷爭

為不謹言豈聖門忠孝之教

黃幹云門人欲厚葬顏子尊賢之情也子不可安貧之

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幾子之
嘆有慟之哀非厚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
非薄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非為道

按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孔子不見不狃召

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蓋弗擾名為畔臣勢不得來見

故欲見而召不害為觸幕之誠虎不來見又蹶亡歸之

厭其意譎矣且二人皆欲去三桓者不狃意張公室特

不知非家臣宜舉耳虎本不在公室特欲假公室制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古

夫為利而已觀異日吳伐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
加於魯則可見夫子不見欲往殆謂是歟

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爲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何

蓋仁即中也以心之德言即未發之大本以愛之理言

即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中之用也

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

一書之仁兼中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

即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之仁義胥一

中也易之時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錄粹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

不可斯須去身

欽定四庫全書

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

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

窮理反躬之學吾輩當時念之

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

天無不寶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他恁地聖人仁

便是真箇仁義便是真箇義更無不寶處

聖人為己之寶處譬如人之飲食珍羞異饌羅列在前

須是喫得偏方好喫得不偏又增加得來亦徒然今人惟恐不聞既聞得寫在策子上便了不解自去着工夫無欲便覺自在

君子之侍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為已甚

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一章書亦孟子拔本塞源之論

欽定四庫全書

帝王記事之書而過實有如此者況後世乎邪誕妖妄之徒索隱行怪欺世盜名之所作不曰經則曰書者又可信耶適足以敗人之心壞人之性導人之惡指人之迷而已故朱子詩曰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文

夜行燭序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古人有是言矣伏惟我家嚴九歲失其怙恃自恨歉于讀書然天性仁厚資質聰敏見善

勇於必行知過勇於必改嘗曰祖宗積德以遺我使我子孫既衆且賢矣享此圓滿之福我受其榮豈忍積惡於是以崇奉鬼神尊事佛老為善洎端讀書於邑庠卒聞師友之譁頗知聖賢之道乃告家嚴曰易云受茲介福惟以中正詩云思無邪恩馬斯徂是則福在正道不在邪術况聖門之教敬鬼神而遠之彼佛老以清淨而廢天地生生之理致令絕祀覆宗禍且不免福何有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古文真集

家嚴憐恨因執端手而諭之曰我不讀書為流俗所惑昏迷至此可勝痛哉今而後由你引我上去我便隨着你行端拜曰古之孝子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端既奉命敢不拜教於是取聖經賢傳之格言扶正抑邪之確論朝夕諷誦左右又將文公家禮及鄭氏家規勸而行之既而家嚴喜曰昔我愚冥如夜行然自端開明之後雖未到高明達見地步然常若有明燭照引於前者端因述前言往行之經告於家嚴者纂集成書命名曰夜

行燭歲之篋苟以備觀覽而已固不敢為讀書知古者設也然是燭也照之於上下則上下無不明照之於前後則前後無不明照之於左右則左右無不明以之而引導於父母則父母之正道得而繼志述事之孝明用之則家道安和舍之則家道廢墮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慎所從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古文真集

四書詳說序

四書詳說凡三十六卷永樂初註解已成今序之其略云永樂中端正霍學為諸生說四書一遵朱子成說先舉一章大旨而後分經以布其註衍義以詳其說然其師先正成說之精當者補之將以盡詳約而便初學焉時秦解元薦遂好錄而傳誦之暨端終制起調蒲州學蒲中士大夫又已傳之矣端見而驚且懼竊欲倣許魯